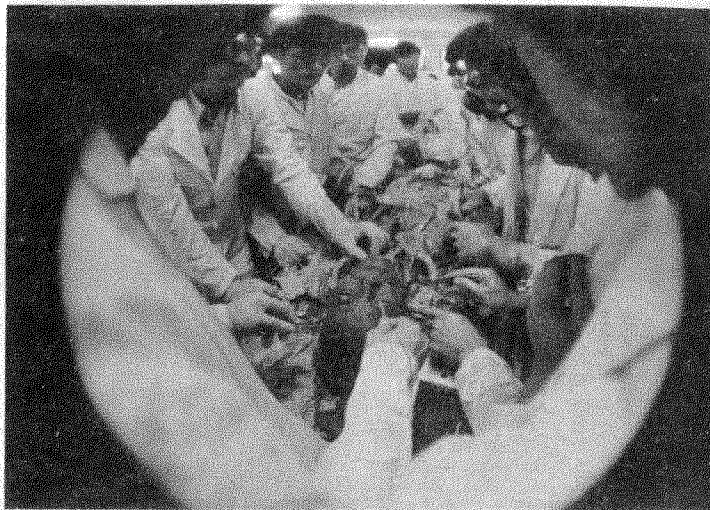


祭文



曾志仁

我禮敬上一柱香，料想先生道歸祥和，
一路蓮花開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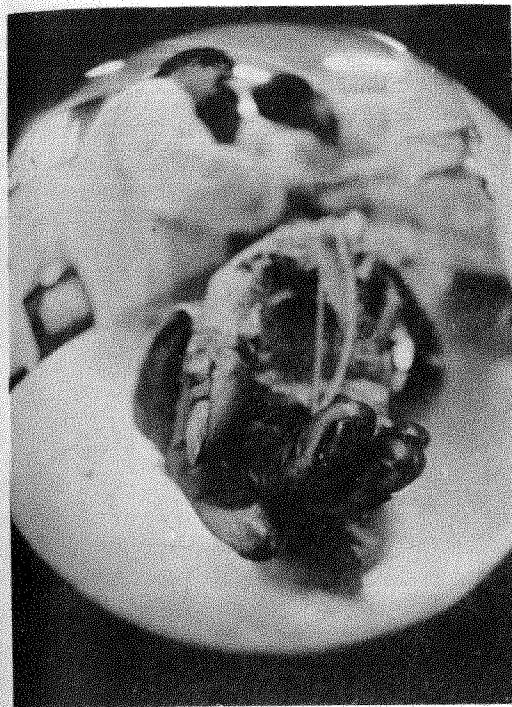
解剖室是冷清的，空曠擁塞在四方的角落，一排排冰冷的枱上，沉靜地躺著的，是先生道解羽化所掙脫的軀殼，臉是僵硬而凝滯，膚色早已呈古銅的深褐，半闔的眼睫下，以混沌揉合的瞳孔，透視著九幽陰陽的隔膜，胳膊微微下斜，盈握的手，宛如掌住生命殞化間一瞬的光彩。先生靜臥在此，俗人說是死，可是先生何嘗是死，先生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目中，活在我們將來濟世時對待病人的每一分愛心和關懷。

人生際遇，撲朔迷離，和先生初次相首者，即已陰陽違隔，我與先生雖素昧平生，但承受於先生的教誨，却是難以摹述。

醫學是一番恢拓的貢獻，造就的是千萬人的健康和幸福，可是它的領域却是艱深而碩大，這需要寬闊的學識包涵，和憫人的意志，於是您以豁達的胸襟，提供給我們最完整的知識體，您不僅教導我們對人體奧秘的探討，更使

我們領悟生死的解剖，和無窮的哲理。先生以包容天下的心，付出了軀體，盡一己的所有，關懷在所有的人類。先生雖然僅僅是紅塵一彩灰砂，但氣度却浩大若山，每當祭起解剖刀，一層層劃開先生的軀體，一層層剖開而呈現的便是醫學知識和先生胸懷下廣袤的思想。多麼神聖在此番工作裏，而這些都是先生的孕化。

屍體象徵的，不僅是靈魂遺忘的外殼，它還牽連著旁人無數的眷念和感情，以及傳統和宗教的遺體尊嚴。保持軀體的完整和入土為安的觀念，是民俗倫理的常道，毀壞就是大不敬。但先生您與您的親屬都有著超脫凡俗的遠見與合於哲學的理智，將彼此無限的眷念和深厚的感情，建立在超越遺體的窠臼上，而將深奧昇華於真實的懷念和彼此內心深處，使長存的思念，不因入土而亡。在今天的環境裏，要抗拒民俗的壓力和迷信的誘惑，而實踐尊貴且先知的觀念，這不是常人所能擁有的勇氣。相信



魂魄來去，宛若日夜起落，僅是鷄鳴數聲，露濕幾許，平凡而自然，也是人人必將有的經歷，可是却少有能處置如先生此般得體的。先生以禪學的頓化，無牽就於外形的留連，若有也僅是一腔愛心和滋長於每個人心中的敬意，這更勝於墓地一甲，九仞棺槨。先生不埋於泥土隨風化消泯，先生是埋於每個人的心中。

如今秋天已過，枝葉紛紛變色，落一地的繽紛於酷寒的西風，相信先生所處的九幽黃泉，將較此地的歲末更為嚴寒，已近十二月底的除夕鐘聲，敲碎曾是新的一年，只遺簷下巷裏一串的風聲，和到處搓著手，捕捉冬日矇矓困醒的餘暉的人群，而我最渴望的，便是在解剖室內，捕捉先生更祥和的溫情。每年此際我們均有公祭以感懷先生在天之靈，我整裝衣裳，滌淨心情，在此遙祝先生魂歸西極，瑤台開啓。

尙繻

十二月十一日

百年後，人們將會以先生行徑為民俗風範。我們莊嚴的面對先生的軀體，解剖的每一刀一剪，不是毀壞，而是表示對先生最高的敬意，和塑造先生更完整的人格，認真學習，便是我們對先生最崇高的祭禮。或許這原非先生本意，但相信先生於九泉之下也必然深以為傲。

我常深刻以為：死亡即是思想的中止，感情的延伸，是無法透過冥冥間的阻隔。但先生以無畏的獻身，將死葬在最尊貴的希望裏，以浸漬在福馬林下的肉體的形勢，轉化而復活在無數人心中的信念，於是外形的死限制不了思想的延伸，死在先生僅是思想形態的改變而已。輪迴幻化僅一刹那，生死差距却是何其遙遠，每當解剖課肅穆著心情立於先生之畔，此間差距不過尺餘，可是生死一步有如世紀，而每觸及先生冰冷的軀體，在心底却會激起熾熱的共鳴，從此才知道死亡是阻斷不了偉大的心。